

容闳及其《西学东渐记》

——兼论“学洋”与爱国的统一

薛宗正

〔摘要〕 本文通过中国第一个留美大学生容闳的一生,志在以西学救国,论述学洋与爱国思想的统一,他的《西学东渐记》是我国东西文化接轨的重要里程碑。

〔关键词〕 容闳 《西学东渐记》 爱国 学洋 统一

长期以来,学术界存在着一种二律背反的观点。即一方面承认西学的东渐对于中国传统文化转型与国际文化的接轨起着积极的作用;另一方面,学洋即卖国,反洋即爱国的传统思维模式却照旧流行;这二者其实并不是和谐的音符。根据当前我国改革、开放的大形势和对历史沉重的反思,“学洋”并不等于卖国,不少学洋者反而是热烈的爱国者。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留美博士容闳就是其中的代表。

一、中国第一位留美大学生

容闳(1828~1912)是清朝末年人,清道光八年(1828)十一月十七日生于距澳门仅四英里的广东省南屏镇。镇在岛上,有一兄一姊一弟。其父母颇有见地,送其兄读汉文私塾,而送容闳去读洋学。道光十四年(1834)伦敦妇女会开始在远东提倡女学,英国教士古特拉富夫人在澳门率先创设了女学,本来专门教授女生,后又增收男生,容闳父亲的一同里好友正好在古夫人塾中任杂役,由其推荐,得以成为我国开风气之先的第一批洋学生。那时候的“洋学生”同今天的地位完全不同,在世俗人的眼里只不过是投依洋人谋生的小伙计。容闳跟古夫人学习的时间并不长,大约充其量只不过学了西文字母、日常会话、西方仪礼、西方价值判断等。而在校期间,容闳由于不习惯这种洋人生活,还曾带头串连一批女生叛逃,后被捉回,受到古夫人严厉的惩罚,其中他受的惩罚最为严厉。而不久古夫人走了,学校散了,容闳回家,及道光二十年(1840)中英鸦片战争爆发时,其父已死,其兄辍学,归家务农,容闳成了一个卖糖果的小贩,同父兄一起共同承担家务生活的重担。入冬后,连卖糖果也难以维持生计,容闳又到了一家印刷厂里谋生,整日挣扎在贫困线上,追随古夫人的生活似乎已变成一个遥远的回忆了。但突然他接到了一封洋人写的信,他随址造访,传教士兼医生的霍白生已在医院等待着他。告诉的第一句话就是古夫人非常关切他,要求务必找到他,送他到香港玛利逊学校去读书。虽然容闳明白,读洋书未必意味着前程,但至少可解饥寒之苦,一个充满反叛精神的中国少年竟引起这位黄发碧眼的

古夫人如此厚爱,开始激发了容闳对西方文化的景慕与追求。

玛利逊学校也是教会开办的学校,美国耶鲁大学的神学博士布朗夫妻在此主持教务,其校名是为纪念第一部华英字典的编纂者英国传教士玛礼逊而命名,当时在这所学校读书的中国学生只有五人,黄胜、李刚、周文、黄杰、黄宽,容闳的进入成为该校的第六名中国学生。课程设置是国文、英文、算术和地理。这些在今天看来早已平淡无奇的课程在当时却令人耳目一新。容闳在那里一直学习到鸦片战争爆发之后,到了道光二十二年(1864),英国已割取了香港,玛礼逊学校迁到那里的一座山上,此山后来就被命名玛礼逊山,到了道光二十五年(1845)学校已进一步发展到四十余名中国学生了。

道光二十六年(1846)勃朗返国治病,临行前在课堂上表示,愿意携带几名中国学生至美深造。容闳毫不犹豫地最先主动报名,接着黄胜、黄杰兄弟也愿意前往。次岁(1847)公历1月4日,勃朗率领着他的三个中国学生登上了黄埔港上的亨特利思号帆船,踏上了赴美的征途。那时,穿越太平洋到美国西海岸的航路尚未开通,仍须向西绕行好望角,经大西洋赴美国东海岸,一路惊涛骇浪,饱历世面,航行98日才到达纽约,时已是1847年4月12日。纽约当时仅有三十万人口,但建筑华美,市面繁华、清洁,市政设施完备,与容闳生活的我国城镇判若天壤,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勃朗一行由此再乘船到达纽黑文,经威加斯角到达了东温若,拜见了勃朗父母,他们都是属于基督新教的教徒,非常欢迎这位黑发、黑眸的东方学子。在他们的帮助和资助下,容闳等三人一起成了马萨诸塞州孟松中学的学生。

异国求学,人地两疏,不仅需要坚强的毅力,而且需要健壮的体魄。容闳的同窗好友黄胜就是因为身体不支,于道光二十八年(1848)中途辍学返国,其弟黄宽终于完成了中学学业,并选择了医学,于道光三十年(1850)改赴英国,现在已经只有容闳孑身一人留居美国了。本来,孟松中学的校董研究决定资助容闳大学深造,但只能学习神学,并且终生留美任教士。容闳却始终志在返国效力,拒绝了这一资助。最后还是由勃朗出面活动,得到了乔治亚洲萨伐那妇女会的资助,来到纽黑文,报考美国名牌大学之一的耶鲁大学,并金榜题名,这时的容闳只有22岁。

耶鲁大学建校于1701年(清康熙四十年),以英国豪商耶鲁的大量捐赠,因而定此校名。美国三任总统,十三名诺贝尔奖金获得者都出自此校,校风以治学谨严,一丝不苟著称。容闳学习极端刻苦,并利用余暇,打工挣钱以补助生活。他的英语成绩特别优异,竟然连续两次荣居榜首。清咸丰四年(1854)年毕业,成为中国第一位留美的大学生。当时的美国人对中国充满了好奇心,在毕业典礼大会上不少来客争睹这位美国大学中第一位中国毕业生的风采。这时,容闳已在美国生活了整整八年,当时美国正在建设时期,容闳完全可以在美国留下来,一位名叫布什内尔的博士就曾这样对他建议,但年方26岁的容闳却于同年11月23日,乘坐欧里加号帆船,毅然地踏上了返国的归途。

二、“维新中国”

容闳这次返国之行,极不顺利,由于风向不好,总共在海上漂流了154天,直到咸丰四年(1854)4月,才到达香港,不久母子相会。容闳久居国外,本国语言已感陌生,因此,特地卜居广州咸虾栏,补习中文、粤语。这时太平天国革命已经爆发四年余,他目睹了两广总督叶名琛屠杀广州天地会众的血腥场面,被屠者多达七万五千余人,尸横狼籍,容闳从刑场归来后,如惊噩梦,醒后乘兴题词:“维新中国”,表达了他急欲以其景慕的西学,改造中国社会的决心。

但是,正如那位布什内尔对他所预言的那样,这位在美国接受了大学教育的第一位中国留

学生,归国后并不为祖国所接纳。在本国,这种外国文凭远不如秀才、举人的“功名”受重视。当时的官府甚至不知“大学生”为何物。他只能凭籍洋人关系到洋人主事的地方谋职。他先后在美国代理驻华公使手下任书记官,为香港高等审判官任译员,上海海关译员,英国一家丝茶公司译员,徙地两城,职业四迁,都寄人篱下,郁郁不得志。一度失业在家,以译文度日,但却名声鹊起,得以结识了曾寄圃、李壬叔等名士,其后得见曾国藩,同这段生活有重要关系。

少年容闳原本对太平天国革命存在过幻想。咸丰十年(1860)11月初,他同两名美国传教士一同乘船秘密潜入天京,先取道忠王控制的苏州,得到太平军护照,经无锡、常州,抵丹阳,会见了太平军将领秦日纲,11月18日到达天京,19日就得到了干王洪仁玕的接见。洪仁玕曾于香港布道会任牧师,容闳与之早已相识,当场向太平军献策七条:即仿效西洋,训练新军;创设军校,培训军官;创建新式海军;振兴实业;创建银行;开办新学;以圣经为主课。洪仁玕答应代奏天王,但当其再次接见时,明确表白,此七项建议未蒙采纳,容闳感到非常失望,因此也没有接受天国册拜的四品官衔,重新返回故地。平心而论,当时的太平天国已在走下坡路,强敌环伺,外交上也非常困难。容闳的建议带有很大的理想主义色彩,显然实行不通,拒绝是自然的。容闳不再同太平军来往未必同建议被拒有关,很可能也是由于审时度势的必然结果。

容闳自26岁返国,至清穆宗同治二年(1863年)已35岁,匆匆十年,一事无成。此年他正在九江出任英国一家茶商经纪人,忽然接到一封安徽合肥署名张斯桂的信件,通知他曾国藩将于安庆召见他。曾国藩乃镇压太平天国的清方主将,湘军的创建者,声名赫赫,容闳初本无意结交权贵,谢绝了此行,两月后,张斯桂再次来函,并加附了容闳好友李壬叔的信。了解到曾帅见他心意很诚。遂不再推托,至9月中旬,来到安庆曾帅大衙谒见。会见时间很短,但双方都为对方不平凡的气度与志向而互相认可。会后,曾国藩通过其幕僚向他吹风,有意购置机器,在中国创建一兵工厂,第二次召见时,这一动机已明确的提了出来,容闳精通洋务,自然是采购机器的最佳人选,遂即授予五品军功,立即拨款六万八千两白银,全权委托经营其事,容闳这位文科学士竟成了中国最早一批近代化工业的创始人。

容闳第一次采购机器非常顺利,一者他对美国非常熟悉,二者当时美国正当南北战争末期,军火生产正旺,而需求则开始减少,因而一拍即合,及其返回时机器已如期运至上海,因而容闳于徐州再谒帅府时,曾国藩已对他非常满意,特为奏请朝廷,予以特荐,候补同知,实在江苏行署中任译员。容闳采购来的机器安装成功,成为新建的江南制造局的第一批设备,即后世江南造船厂的前身。

时代是进步的,当时重视洋务者已非只曾国藩一人,江苏巡抚丁日昌也是一重要人物,此人乃容闳好友,谈话更加随便。容闳乘势进言组织幼童赴美留学。丁日昌深然其计,但此事乃亘古未有,须待时而动。并由他去说服曾国藩,只有他的威望才足以奏行此事。曾于办理天津教案以后,特意召见了容闳。商定了四条:1. 选派总额为120人,分四年出洋,每批30人。2. 在上海设立预备学校,培训幼童。3. 筹定留学费;确定留学期为15年。这一计划终于得到朝廷的批准。由保守派人物刑部主事陈兰彬与之共理其事。这是对我国文化教育事业所做出的最大贡献。百年后的今天,更可领略到这件伟业的利在千秋。

为了中国首次官派留学生的事业,容闳提前赴美,这已是他第三次赴美了。确定了东海岸的斯不林非尔为中国留美学生的驻地,在那里联系了三十人居住的房间。接着,同治十一年(1872)陈兰彬率领三十名辮发清装的幼童搭乘一条日本航船启程,抵横滨后改乘中国号赴美。这三十名幼童中就有后来的著名科学家詹天佑。这时,太平洋航路已经开通。陈兰彬所率三十

名幼童是在西海岸的旧金山登陆的,据詹天佑日后追忆,他们又由此乘横穿美国的铁路,经六日六夜,到达了纽约,换乘另一辆火车北上抵达留学生的住宿地斯不林菲尔,容闳早在那里等待着他们。容闳之所以选择这里为大本营,是因为这里生活着许多富裕而友好、乐善好施的基督新教徒。他们热情地教中国学生英语,并且为他们提供一切方便条件。

容闳身在美国,心在中华,当他第四次返国时,李鸿章已取代了曾国藩的权要位置。他建议在美国采购新式的格特林大炮,身为直隶总督的李鸿章当即答应采购五十门,容闳还精明地察觉了秘鲁以输入劳工为名,在华购买奴隶的阴谋,再次取得了李鸿章的信任。这时,李鸿章已是清朝主持洋务,包括留学生事宜的最大重臣,容闳结好李鸿章的策略本来是正确的,但他与保守派的斗争迟早公开化,其中同陈兰彬的矛盾终于导致向美派遣留学生宏大计划的流产。

陈兰彬是位典型的传统饱学鸿儒,刚直不阿,为此,任刑部主事多年而无升迁,时誉甚隆。因此,丁日昌力荐他主持留美学生事宜。他与容闳的冲突不是个人品质的问题,而是中西文化冲撞的具体反映。中国留学生赴美,本来以学习西方文化为主要目的,这批留美中国幼童在学习上完全没有辜负这一基本要求,大都学习刻苦,成绩优异,但西风日薰,平等思想渐滋,不再习惯中国式的礼仪,包括跪拜、谢恩,以及儒学、道学中那一套人生规范,乃至视辮发为可耻,以清服为赘物,外出则盘辮遮帽,必服洋装,且大都不再愿意服从陈氏“励志国学”的一系列要求,引起陈兰彬迁怒于容闳。本来,向美派遣留学生事业在容闳的努力及美国友好人士的大力襄助下,正如日中天。同治十三年(1874)经李鸿章批准,容闳在哈特福德城的克林街,营建了一座壮观的楼房,可供75名幼童居住。清光绪二拜(1876)乃美国建国一百周年,环球往庆,并举办展览,清朝派出了李圭为首的代表团,展品720箱,很受欢迎。其时,陈兰彬已出任清朝驻美公使,容闳任副公使,一度非常荣耀。而陈兰彬此年返国述职后复返美国,带来了保守派分子吴子登,出任留学生监督,而此人比陈氏更为保守,遂肆意诽谤容闳的“维新中国”的理念。也许这就是陈兰彬幕后策动的,这也是中国政坛权术的特点吧。恰值此时,美国国内反华浪潮也日趋高涨,不利于留学生的学习。在此内外夹攻中,清朝终于光绪七年(1881)决定全部撤回留学生,导致容闳毕生心血付诸东流。

容闳的思想是崇洋的,但他学洋的目的却在于救国,他是在西方文化的氛围中长大的,却必须适应中国的现实。他本来是景慕太平天国革命的,但却必须借助于曾国藩、李鸿章等中国大人物实现自己的救国理想,而且由之衷心地对这些大人物产生了崇拜的感情。可见他毕竟是一个中国人,有一颗炽热的中国心,而无法摆脱中国国情无形大网的阴影笼罩。当留学生事业流产后,他已是头发花白的55岁老人了,当他再次谒见李鸿章时,也早已非复当初的胸怀壮志的洋学生,而更像一名谙于世故的老练官僚了。他转而赴京寻求著名洋务派首领恭亲王、庆亲王的支持,也失望而归,转赴上海,也无所得,于是再返美国。容闳早在那里同位白种女子结了婚,但他在自述的著作中很少提及他的这位洋人爱妻,看来,这位热爱东方文化的白种女子在同容闳结婚后也真的变成了亚东方式贤妻良母型了。他的妻子名叫玛丽,她从来没有到过中国,但从来没有拦阻她的丈夫为其祖国去做一切他认为必要的事业,并为之担惊受怕,此年,当容闳再见爱妻时,已骨瘦如柴,他是47岁时才和她结婚的,这位优秀的中国人并没有在爱情上对她作出多少奉献,到了光绪十二年(1886)玛丽死了,并为容闳留下了两个男孩。

容闳是有美国绿卡的,照今天的选择,这似乎已是人生追求的最高目标。但容闳却更向往中国的龙卡。由于妻死子幼,容闳于1886~1894年间留美抚幼,当了一阵子规规矩矩的美国男人,但到了光绪二十年(1894)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年已67岁的容闳再次爱国热血澎湃,连续两

次写信美国使馆,要求转呈清朝,建议向英国借款购舰,以战日寇。此函得到湖广总督张之洞的器重,但未及其效力,马关条约已经签订,容闳再一次以白发人而痛心疾首。

“士为知己者用”这是中国士大夫的一句著名的人生格言,容闳虽深受西方教育,却仍存在着上述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影响。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夏,容闳再返上海,专谒张之洞。这时的容闳已不再是青春年少,即已是年龄长于张之洞九岁的老人,而且二人观点迥殊,张之洞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而容闳却力主“全盘西化”,因为二人未见时兴浓浓,既见后兴冷冷,张之洞只给了容闳一个“江南光涉委员”的空衔,此后两人就不再谋面了。

容闳老年返国,原本志在以西方强国为楷模,推动祖国的现代化。但知音无几,甲午战争爆发,他奔波英国借款,而事未成,败局已定。其后他又倡议创办中国银行,得到光绪帝师翁同龢的赏识,但受阻于盛宣怀,事又未成。但却因之交结了不少维新派人士,光绪二十一年(1895)康有为联合一千三百余名举子,联名公车上书,震动朝野,光绪二十四年戊戌(1898)进行了“百日维新”,容闳始终是维新派的坚定成员,参赞帷幄,事败后,容闳也被列入通缉要犯名单,他只能躲进上海英租界避难,清廷对他悬赏万金,他只能在友人的掩护下,乘一艘货轮,转赴香港,光绪二十八年(1902)重返美国,住进了哈特福德城沙京街 284 号私宅,这时他已是七十多岁的老人,回首往事如烟。因而将他的毕生经历与生活追求写成书,后来被译为汉文,题作《四学东渐记》,他一直活到辛亥革命成功,封建帝制的瓦解。民国元年(1912)4月21日与世长辞,享年 84 岁。

三、《西学东渐记》

我所读到的《西学东渐记》乃钟书河主编《走向世界丛书》之一,岳麓书社版,其出版说明中强调旧译《西学东渐记》原缺《自序》及附录《吐依曲尔氏之演讲》,特据 1909 年纽约英文版补译。全书依次标题如下:

自序

第一章、幼稚时代

第二章、小学时代

第三章、初游美国

第四章、中学时代

第五章、大学时代

第六章、学成归国

第七章、入世谋生

第八章、经商之阅历

第九章、产茶区域之初次调查

第十章、太平军中之访察

第十一章、对太平军战争之观感

第十二章、太平县产茶区之旅行

第十三章、与曾文正之谈话

第十四章、购办机器

第十五章、第二次归国

第十六章、予之教育计划

第十七章、经理留学事务所
第十八章、秘鲁华工之调查
第十九章、留学事务所之终局
第二十章、北京之行与悼亡
第二十一章、末次之归国
第二十二章、戊戌变法
附录：吐依曲尔氏之演讲

此书内容大体已见前文。而字里行间，处处流溢着爱国主义思想。例如第五章《大学时代》自述其忧国之情及领略的人生感悟：

“予当修业期内，中国之腐败情形，时触于怀。迨末年而尤甚，每一念及，辄为之怏怏不乐，转愿不受此良教育之为愈，盖既受教育，则予心中之理想既高，而道德范围亦广，遂觉此身负荷极重，若在毫无知识时代，转不之觉也，更念中国国民，身受无限痛苦，无限压制，此痛苦与压制，在彼未受教育之人，亦转毫无感觉，初不知其为痛苦与压制也，故予尝谓知识举办高者，痛苦亦多，而快乐益少。反之，愈无知识，则痛苦愈少，而快乐乃愈多，快乐与知识，殆天然成一反比例乎！”

又自述学成后改造祖国的理想：

予意以为，予之一身既受此文明之教育，则当使后予之人，亦享此同等之利益，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予后来之事业，盖以此为标准，专心致志以为之。

再如第十一章《对于太平军战争之观感》中发抒了对于中国改朝换代的认识：

“革命之在中国，固数见不鲜，闻者疑吾言乎，则试一翻中国历史，其中所谓二十四朝，非即二十四次革命写真耶？顾虽如此，战国而外，中国之所谓革命，类不过一姓之废兴，于国体及政治上，无重大改革之效果，以故中国二千年历史，如其文化，常陈陈相因，乏新颖趣味，亦无英雄豪杰，创立不世伟业，以增历史精神。”

对于这种沉闷的气氛，容闳感到压抑，他呼唤变革，并曾同情太平军，但当他深入天京之后，却大失所望。他对太平天国革命的总评价是：

革命事业之开创于中国，殆如埃及石人，见者莫不惊奇。埃及石人首有二面，太平军亦含两种性质，如石人之有二面”

接着他论述太平军的参加者，大多是没有知识的农民及失业者，容闳认为这些人不能提高太平军的革命素质，并使之始终停留在刚刚进行反清起义时的水平，不能为中国创造一个崭新的未来。因而他继续写道：

此次革命，虽经十一年剧烈之战争，乃不久而雾散烟消，于历史上未足留一足为纪念之盛迹。后之读史至此者，亦不过以为一时狂热，徒令耶教中人为之失望。于宗教上毫无裨补。即如南京占据至十年之久，亦不见留有若何耶教之事迹……至若于中国政治上，则更绝无革新之影响。简而言之，太平军一役，

中国全国于宗教及政治上，皆未受丝毫之利益也。其可称为良好结果者惟有一事。即天假此役，以破中国顽固之积习，使全国人民皆由梦中警觉，而有新国家之思想。”

容闳这些见解，可谓犀利，一针见血。正是出于对太平天国的绝望，他转而投倚曾国藩与李鸿章，容闳的许多建树都是在这两位清朝大人物的支持下完成的，但他对此两人的个人评价迥然不同。其中对曾国藩的人格精神倾佩不已：

曾文正为中国历史上最著名人物，同辈莫不奉为泰山北斗……良以其才识道德，均有不可及者。当时七八省政权，皆在掌握，凡设官任职，国课军需，悉听调度，几若全国听命一人。顾虽如是，从不滥用其无限之权威，财权在握，绝不闻其侵吞涓滴以自肥，或肥其亲族。以视后来彼举以自代之李文忠（鸿章），不可同日语矣。文忠绝命时，有私产四千万以遗子孙，文正则身后萧条，家人之清贫如故也。曾文正一生之政绩，实无一污点，其正直廉洁忠诚诸德，皆足为后人模范，故其身虽逝，而名足千古。其才大而谦，气宏而凝，可称完全之真君子，而为清代第一流人物，亦旧教育中之特产人物。”

而在阵处地方，他写到了李鸿章，其人格形象则完全不同了：

李文忠……其性情品格，与文正迥不相侔，其为人感情用事，喜怒无常，行事好变迁，无一定宗旨。而生平大病，好闻人之誉己。其外貌似甚卤莽，实则胸中城府甚深。政治之才固远不迨文正，即其人之忠诚与人格，亦有不可同日而语者。设有燃犀史笔传之，则其一生行为，如探海灯烛物，丝毫不遁形矣。”

容闳对曾、李两人的人格评价，实质上也是对自己的人格激励。不同的是以上两人都是受的中国传统教育，容闳与他们完全不同，是在西方文化的薰陶中长大的，接受了典型的西方式教育，却保持着正统的中国式完美的人格。对此，他的友人，吐依曲尔深情地指出：

他从头到脚，身上每一根神经纤维都是爱国的。他热爱中国，信赖中国，确信中国会有灿烂的前程，配得上它那壮丽的河山和伟大的历史。

容闳的一生给世人的启示破除了一个道德禁条：学洋未必卖国，保守未必爱国，但这并不意味着逆命题的成立。即保守必定卖国，学洋必定爱国。其实，爱国与否并不是以学洋或者保守来衡量的。必须进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就容闳而言，他的学洋思想却恰恰体现了同爱国主义思想的和谐统一。从更为深远的视审，它还体现了改革开放的新趋势与中西文化接轨的历史必然。

（作者为新疆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责任编辑 张凤武